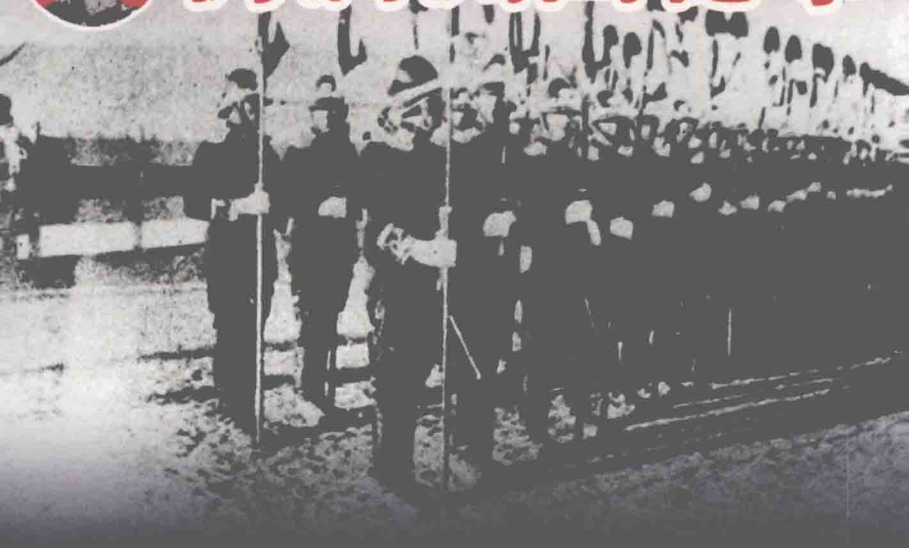




伪满洲国秘事



伪满洲国军简史

中

傅大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伪满洲国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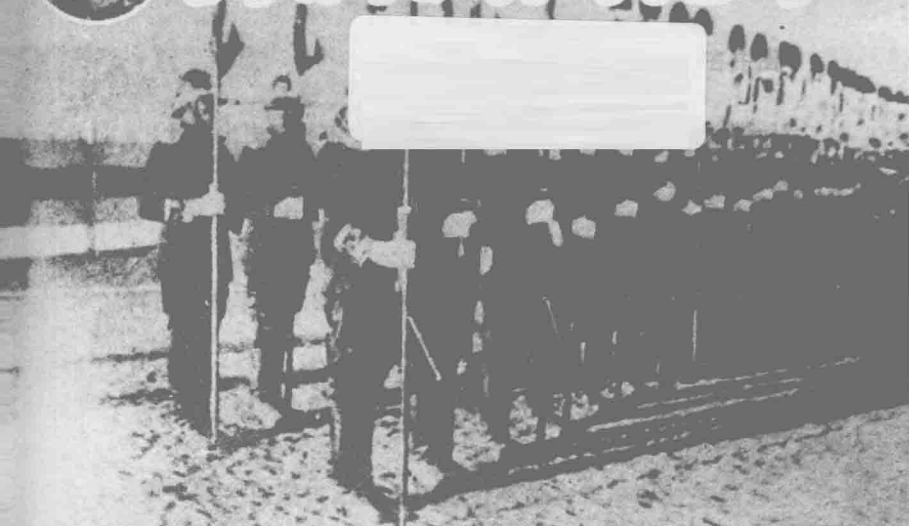
伪满洲国军简史

中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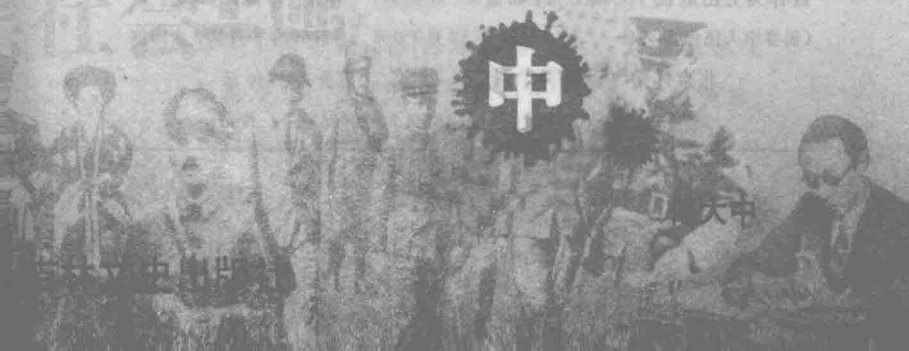


伪满洲国秘事



伪满洲国军简史

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伪满洲国军简史/傅大中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 12 (2006. 4 重印)

ISBN 7-80626-514-7

I. 伪... II. 傅... III. 满州国 (1932) —军队—史料
IV. E296.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73013 号

伪满洲国军简史 (1—3 卷)

傅大中 著

责任编辑: 王曦昌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12 插页 299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 89.4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626-514-7

目 录

第五章 内蒙古王公贵族投敌与蒙古自治军的编成

..... (14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正在郑家屯“满铁公所”。获此消息后，他们立即动身前往沈阳，跑到已从旅顺迁到沈阳的关东

军司令部，请求供给武器弹药，帮助组建一支蒙古部队。他们的要求正中关东军下怀，因为此时仅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的关东军正忙于抢占东北地区各战略要地，尚无暇顾及蒙旗方面；帮助建立一支内蒙族人组成的伪军，不仅可进一步拉拢蒙古王公贵族，而且还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自身兵力之不足，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关东军决定拨给甘珠尔扎布两兄弟3 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还纠集了在沈的蒙族青年30多人，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召开会议，商定成立了“蒙古独立军”，由甘珠尔扎布任总司令。

第六章 东北江防舰队投敌 (154)



以1939年发生的诺门罕战事为开端，日本关东军对伪满军的战斗力彻底失去了信心。在这场试探前苏联远东军力的战争中，号称精锐的关东军惨遭重创，而为关东军打头阵的伪满军更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这次惨败促使关东军再次对伪满军施以“军政整顿”。在这次大改编中，伪江防舰队取消了海军建制，改归陆军管辖，名为“陆军江上军”。1943年，日军责成江上军编成海上警戒队，驻守大连，主要对付美、苏潜艇对日本商船的袭击。1945年8月20日，前苏联海军抵达哈尔滨，收编了伪江上军的各类舰艇。至此，伪满州国这支唯一的水面部队最终解体。

目 录

第七章 伪满靖安军的编成 (167)



1931年10月,日本浪人和田劲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在沈阳设立了一个司令部,以日本退役军人和东北军的流散军官为骨干,并从沈阳、辽阳、海城等地招募来一批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建立了一支伪军,最初叫“靖安游击队”,和田劲自任中将司令,美崎丈平任参谋长。后靖安游击队改称“靖安军”。靖安军的大小头目绝大多数由日本人充任,它是由日本人直接统辖的唯一一支伪军,深受日本关东军信任,堪称伪满军的“王牌”部队。

第二编 伪满军军政体系的确立

第八章 伪满军中央军事机构的成立 (183)

第一节 伪满军政部的建立 (183)



1932年3月,伪满政权成立。同时,根据伪政权的官制,作为国务机关的组成部分,设立军政部。伪满军政部的成立是关东军一手操办的。1932年3月伪满政权刚一成



立，关东军就派出小松、佐滕、住谷悌3名参谋和中国通白土折夫，到奉天东边银行召开会议，指导伪满军政部次长王静修，草拟了军政部的职能以及各地军队的编制、经费等事项。不久，关东军以关东军司令部附的身份，正式派出陆军少佐佐久间亮三等3人为伪满军正式顾问。6月1日，关东军又派出陆军少将多田骏为伪满军最高顾问。至此，伪满军政部开始正式运行。

第二节 军事顾问部的成立 (188)



关东军最初派遣的军事顾问多数都是侵华的激进分子，为首者最高顾问多数都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诸如多田骏、坂垣征四郎、佐佐木到一等人。关东军最初派遣的顾问是从有日本陆军大学学历的关东军军官中挑选，没有陆军大学学历的只能作教官。以后，随着关东军对伪满军派遣顾问的增多，关东军派出的现役军人都统称为顾问。到1934年2月伪满行政区改编以前，军事顾问已经遍布伪军的各个部门，控制着伪满军的一切行动。

目 录

第三节 伪满军事体制的矛盾 (196)



1889年日本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由陆海军大臣辅弼行使。”

这实际上使军队具备了

超越内阁，帷幄上奏的特权。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体制被移植到伪满后完全被扭曲。

伪满初期溥仪也仿照日本明治天皇，向伪满军官发布《敕谕》，称“统帅大权揽在朕躬，尔将士应竭其股肱之力”，似乎说明了溥仪也是伪满军的大元帅，掌握着最高的统帅大权。根据《日满议定书》中“满州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全部委诸日本管理”等条款，溥仪的“统帅大权”又以法律的形式“委托”给了关东军，导演出了关东军代替溥仪行使大元帅权力的局面。

第九章 伪满军政体系的建立 (200)



初期的伪满军大部分是收编东北军溃散部队而成，还有相当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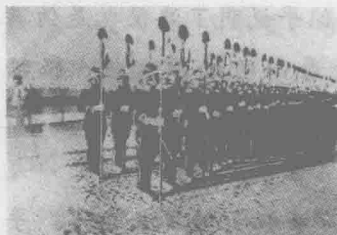
是流氓、土匪、日本浪人纠集后被关东军所收



编而成，军官阶级十分混乱。比如一点军事常识都不具备的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中国名张宗援），就曾是一支伪满军队的司令，并佩戴着陆军中将军衔。日本退伍军曹成了伪满军上校团长，关东州的警察、日军的退伍卫生兵成了伪满军的少校。当时，不单是系统混乱，军兵种也五花八门，关东军称当时这种现象为“百鬼夜行”。

第十章 伪满军军事教育体系的建立 (218)

第一节 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 (218)



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的一切教育训练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不论是教官还是学生

均称为“日系”，中国人称为“满系”。满系不论是军官学生还是军官候补生学生，都由满系教官教授，日系军官候补者由日系教官教授。在训练处内，为对中国学生进行控制，在满系军官学生队和满系军官候补生队内都设有日系的“队附”，在教导队各连也都设有日系的“连附”。“日系学生”和“满系学生”

在生活待遇上也处处表现出差别：日系学生平时吃的是大米，生病到日本红十字医院治疗，满系学生平时吃的是高粱米，生病送奉天陆军医院治疗。

第二节 伪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230)



伪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天一亮就必须起床出操。当时规定，每天最后到操场的5个人

要挨打。因此，当军号一响，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往外跑，惟恐落到后5名挨打。到操场后值星官点名，然后学生回寝室整理内务，接着吹号学生跑步到食堂吃饭。中国学生以高粱米为主食，有时也吃用高粱米和一些其他粮食合煮成“协和饭”，偶尔也吃一点白面和苞米面合蒸成的馒头。蔬菜以青菜豆类为主，很少有肉类。日本学生吃的全为大米、白面，副食以鱼、肉和用豆油炸成的“甜不辣”（即把菜用面包上用油炸）为主。当时一进食堂就能明显地看到，一边是中国学生吃的黑红高粱米饭，一边是日本学生吃的白色大米饭。在服装上也体现出民



族的不平等，日本学生冬天穿绒衣，中国学生冬天穿布衬衣。

第三节 其他伪军军校 (237)



1932年伪满州国成立后，当时的兴安南警备军顾问、日本特务机关特务金川耕作为培养兴安军中急需

的蒙古族军官，于1932年在郑家屯设立了兴安军官学校，1940年改称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其目的是要加强对蒙古族军官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能力的培养，使其成为忠实为日本效力的人。学校不但向学生竭力灌输“唯神之道”和日本武士道精神，而且还向学生大肆宣扬成吉思汗的英雄主义和侵略思想，在学生中培养个人英雄主义，利用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1942年在甘珠尔扎布任校长期间，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内修有2个庙，一个是“元神庙”，里面供奉的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当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天都要参拜“元神庙”。另一个庙是成吉思汗庙，军官学校的很多学生都参与捐

款修建成吉思汗庙的活动。

第十一章 关东军对伪满军官的整肃 (256)



伪满军官中的重要人物，日本政策是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达到实际剥夺其兵权的目的。如1934年关东军占领热河后不久，就将张海鹏调任为溥仪的侍从武官长。侍从武官的任务主要有二项，一是在溥仪身边轮流值勤，晚上在勤民楼轮流值夜，白天随溥仪站班。每当伪满举行大典、建国节、万寿节、接待外国使节、举行特派式、特任式、亲任式时，侍从武官受溥仪差遣。二是每年以“御差遣”的名义，代表溥仪慰问关东军部队和伪满军部队。侍从武官在伪满基本上是闲职。

第五章 内蒙古王公贵族投敌 与蒙古自治军的编成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正在郑家屯“满铁公所”。获此消息后，他们立即动身前往沈阳，跑到已从旅顺迁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请求供给武器弹药，帮助组建一支蒙古部队。他们的要求正中关东军下怀，因为此时仅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的关东军正忙于抢占东北地区各战略要地，尚无暇顾及蒙旗方面；帮助建立一支内蒙族人组成的伪军，不仅可进一步拉拢蒙古王公贵族，而且还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自身兵力之不足，可谓一举两得。这样，关东军决定拨给甘珠尔扎布两兄弟3 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还纠集了在沈的蒙族青年30多人，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召开会议，商定成立了“蒙古独立军”，由甘珠尔扎布任总司令。



在近代，“满蒙”是一个带有浓厚侵略色彩的政治地理概念，它是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及内蒙古地区的简称。帝国主义之所以不按照这些地区在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相称而独立称谓，可以说是它们对这些地区怀有侵略野心的一种外在反映。在历史上，殖民主义者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总是千方百计抓住民族问题大做文章，藉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殖民目的。同样，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问题上，日本也重演故伎，竭力培植满、蒙等民族内部的亲日势力，以图达到把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改由日本控制的卑劣目的。为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趁中国辛亥革命失败后政局混乱、军阀割据的有利时机，大肆勾结满清残余势力和蒙古王公贵族，积极支持“满蒙”实力人物搞独立运动，为以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组织伪满政权奠定了基础。

清室余孽和蒙古王公贵族热衷于在日本的羽翼下合作搞“满蒙独立运动”，这与他们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对昔日特权的迷恋不无关系。在有清一代，满族权贵君临全国，高踞于统治阶级的顶端，可谓权倾天下，威风占尽；而蒙古王公贵族作为满清的同盟者，始终沐浴着大清王朝的浩荡皇恩，堪称福祿百代，荣华富贵。但是，辛亥革命的炮声彻底摧毁了满蒙贵族天朝大国的迷梦，他们从权力的顶峰骤然跌入谷底，一切统治特权都随着皇权的瓦解而荡然无存。清室余孽不甘心失去统治地位，妄图东山再起，复燃死灰，重新执掌天下，而蒙古王公贵族也从旁附和，另辟蹊径，企图使内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他们这种置国家和

第五章 内蒙古王公贵族投敌与蒙古自治军的编成

民族的整体利益于不顾而进行的复辟和分裂活动，给日本帝国主义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提供了可乘之机。结果，与狼共舞的满蒙贵族不仅没有实现其自私而狭隘的政治抱负，最后反而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傀儡和工具，成了关东军统治“满蒙”的应声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为将觊觎已久的东北蒙旗地区一并据为己有，它首先拉拢利用的蒙族代理人是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这两位年轻的兄弟如此受信于日本关东军，除了他们长期生活在日本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外，还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他们的父亲巴布扎布是个主张蒙古独立的狂热分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临时拼凑了一支3 000人的蒙古部队，离开家乡彰武县到哈尔滨河畔搞“独立运动”。巴布扎布此举引起了“满铁”和关东军的注意，以后他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川岛浪速的鼓动下，决定“与目标相同的肃亲王宗社党在满州的活动进行合作，与从事满蒙独立活动的日本志士携起手来，共同准备满蒙举事”。1916年，巴布扎布乘袁世凯称帝引起全国公愤之机，举兵南下，企图与宗社党人一举消灭盘踞在奉天的张作霖，实现“满蒙独立”。但不久，这支蒙匪军即被张作霖军队击溃，巴布扎布本人也在热河林西遭袭而亡，他的“满蒙独立”之梦遂烟消云散。

巴布扎布毙命后，川岛浪速等军国主义者并未因此次“满蒙举事”失败偃旗息鼓，反而从长计议，将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送至日本，施以封建军



国主义的法西斯教育，以备将来派上用场。在日本极右势力的熏染下，甘珠尔扎布兄弟逐渐接受了“满蒙独立”的分裂思想，他们决心继承亡父遗志，献身于“蒙古独立”的政治事业。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他们四处积极活动，广泛联系日本各界人士，特别是与军界右翼团体的一些主张侵华分子更是密相往来。1928年，先后从日本回国的甘珠尔扎布兄弟专程到旅大拜访了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烟英太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人，请求关东军提供武器，以着手开展“蒙古独立运动”。自此以后，他们在关东军高级幕僚的秘密支持下，积极联络蒙匪和蒙古王公贵族，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为“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蒙古伪军打下了基础。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正在郑家屯“满铁公所”。获此消息后，他们立即动身前往沈阳，跑到已从旅顺迁到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请求供给武器弹药，帮助组建一支蒙古部队。他们的要求正中关东军下怀，因为此时仅有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的关东军正忙于抢占东北地区各战略要地，尚无暇顾及蒙旗方面；帮助建立一支内蒙族人组成的伪军，不仅可进一步拉拢蒙古王公贵族，而且还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自身兵力之不足，可谓一举两得。这样，关东军决定拨给甘珠尔扎布两兄弟3 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放手让他们组织伪蒙军。同时，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还纠集了在沈的蒙族青年30多人，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召开会议，商定成立了“蒙古独立军”，由甘珠尔扎布任总司